

五礼通考

第九
卷
第十
册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富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參校

李天保總纂蘇耆觀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嘉禮七十九

體國經野

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錐指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名漢水黃氏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名沔

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氏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
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氏道漾水爲
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
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
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
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
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
可據渭按嶓冢見導山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
嶓冢山漢水出焉元和志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
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
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
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嶓冢故城在今沔縣白馬城
東南五里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金牛舊

縣在今漢中府甯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

南接甯羌州界漢郊祀志秦祠沔於漢中地理志

漢中有沔陽縣武都下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

稱其來已久而沮縣下又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

羨南入江荊州川案周禮荊州川曰江漢而無沮是

沮卽沔也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

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如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

八十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畧陽縣界晉永嘉後沒于氐羌縣廢後魏

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畧陽縣西魏改畧陽曰漢曲隋改曰順政唐爲興州治宋

復改順政曰畧陽今在甯羌州北二百二十里東南逕沮水戍在畧陽縣東南

沔縣志云沮水在縣西又東南流注漢所謂沔漢者也尙書

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嶠山也

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漢水自甯羌州

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二年金人陷大散關叛將吳曦退屯沮口旋還興州沮口卽沮口也同爲漢

水之源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

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班固曰東漢水一名沔鄭康成曰或謂漢爲沔如滄曰北方人謂漢

水爲沔

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甯羌州北嶓冢山

甯羌在漢中府西北

三百八十里

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

沔縣在府

西少北九十里

又東逕褒城縣南

在府西北四十里沔水去縣二十四里

又東逕南鄭縣

南爲漢水

水去縣三里

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

陸氏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

之源此務觀入蜀塗歷金牛目驗而得之涓涓細流

安國傳所謂泉始出山爲漾水者也新城王尙書士

正昔典試四川撰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爲詳覈

記曰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畧

如棧道但山庫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

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

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
蹠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蟠冢山
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卽所謂蟠冢導漾者也
水纔濫觴不沒鳬鴈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
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甯羌
州北三
里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甯
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
以山寇作亂置甯羌衛于此成化中卽衛建州治自
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
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
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蟠冢合白
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蟠冢山有二
一在天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

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閱歷較陸氏所得更備且大有裨于經學故掇其要著於篇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

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闕駟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氏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西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厯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又東爲滄浪之水

雖指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卽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渭按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屬湖廣襄陽府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尙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

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都地連

紀郢咸楚都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

東逕城固縣南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為上

濤下濤龍亭廢縣在縣東龍亭山下即龍下也又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里又東逕

西鄉縣東北西鄉在府東南二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石泉縣南石泉在興安州西二百五十里水去

縣五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少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紫

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闕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甯最為舟楫

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任河水口中宮灘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在縣東四里近汝河灘不甚險商舟停集漁火絡繹皆漢

水所經也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麋難串灘二郎灘為險而神灘尤甚明成化十三年知州鄭福於

近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殺其勢舟行利焉神宗十一年漢水溢壞州城公私廬舍皆盡溺死者數千人州東一里有長春堤成化八年為水衝壞十五年鄭

福增築高堅神宗二十年復加修築又東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逕

白河縣北白河在州東南二百七十里又東逕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

水去縣五十里又南逕鄖縣南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遶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濱

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爲滄

浪之水者也

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錐指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

易氏曰漢水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

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又三百里

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

渭按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大別見導山

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池

之南在郢縣之北池今作地爲是然自酈元時已譌觀注云池流可見傳寅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近世所改之

南上恐有脫文酈注云尙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

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

國等咸以爲三潞水名也許慎言潞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句潞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潞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潞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蕢越縊于蓬潞

今左傳本作遠潞蓋以上有遠字而誤

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

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淅陽二縣之間淅水之濱有南潞北潞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元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郎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渭按左傳潞有五睢潞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潞之目蔡傳以漳潞蓬潞與汭水爲三潞而句潞雍潞其地皆有可攷卻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汭潞漳潞

蓬瀛為三瀝漢瀝古無此名蓬瀛不知所在紛紛推

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瀝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

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而已

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即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以今輿地

言之漢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

光化在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五里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

穀城在府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又東南逕襄陽縣北

縣為襄陽府治東南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衝為患最劇自唐以來皆築隄遠城以防潰決明正統嘉靖間兩被漂溺皆以大隄廢損故也又云嘉靖四十五年漢水溢樊城之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縣城盡潰決

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於是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又東南逕宜城縣東

宜城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又南逕鍾祥縣西

鍾祥為安陸府治又南逕荊門州東

荊門在府西九又東南逕京山縣西南

京山在府東一百五十里又東逕潛江縣北

潛江在府南少東二百一十又東逕沔陽州北

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羣川咸匯焉勢盛

流濁浸淫，決爲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汴下，遂爲眾水之壑。一望彌漫，無復陸際。漢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水爲湖北之害，而襄郢二州爲其潛江。又承襄郢之委流，當漢江曲折迴合之處，滯爲大澤，勢不能免矣。而景陵沔陽又潛江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唯湖陂，亘幾數百里，皆爲漢水所滙。蓋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灣。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郢沔之間，波流迴盪，自必豬爲蔽澤。小民見填淤之利，復從而隄防之，爲民牧者又不講于節宣之宜。疏濬之理，歲月之間，苟幸無事，大水時至，則委之洪濤中耳。

又東逕漢陽縣北

縣爲漢陽府治，水去縣三里。

又

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爲漢口。經所謂過三澁至大

別南入于江者也。

隄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折抱枯牛洲至鷲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

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經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畧存，不通舟楫，俗呼爲襄河。以上流自襄陽來也。按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南，回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復入江，非復古之夏汭矣。

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沮水南至

沙羨，南入江，過郡五。

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

行四千里，蓋曲莫如漢

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地理今釋三澁案：說文云：澁，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

王逸注：西澁，杜預注：漳澁，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

以三涇爲水名恐非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雖指傳曰滙迴也以東迴爲彭蠡大澤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潴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程氏曰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而滙之爲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爲一者不同也傳氏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曰東滙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滙也黃氏潤玉曰敘江漢皆言東者

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吳氏曰漢
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
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
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
宗于海必以江漢竝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
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
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
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
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
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它水入之然皆
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併小而專爲瀆江漢體勢
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
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竝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

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
殿導洛之後矣 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
爲北江而入海下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
江中江南江爲三江也今按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
昔之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毘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
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蓋主職方而爲言然周之
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羣言淆亂班固襍採入
志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者酈元言雖稱相亂
不與職方同可以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之三江卽禹
貢之三江也旣不與職方同則亦與禹貢異而蔡傳
專主庾仲初之三江不已謬乎諸言北江者皆謂由
毘陵縣北入海此卽湔氏道下所謂東南至江都入
海者也安國傳乃言江入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